



琴下风光

NIANXIA
FENG GUANG

湖州的书事

崔建明/著文

庄新民/摄影

是书刻重镇，上千年的血脉传承，与书共舞的祖先，天一阁、宋范楼、嘉业堂……这些秦时明月汉时关，远古书香泛滥的地
瓦，青苔天井，旧红色的木楼梯，颐养心性的妙地，如今正在慢慢消逝。本书所记述的藏书楼中有几座已经在后来的“旧城改
无情拆毁。藏在那些书楼中的故事，早已成绝响。作者以他敏感的心思，淡淡的笔墨，像描画江南水墨画一样，勾勒出百年书人、
书情，使读书爱书之人在本书的徜徉之中一嗅当年古老的书香。

東方出版社

琴下風光

楊爭之題

湖州的書事

崔建明／著文
庄新民／攝影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文字编辑:刘 群
版式设计:鼎盛怡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犂下风光——湖州的书事/崔建明 著;庄新民 摄.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60-3934-5

I. ①犂… II. ①崔… ②庄… III. ①藏书楼—简介—湖州市
IV. ①G259.25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6057 号

犂下风光

NIANXIA FENG GUANG

崔建明 著 庄新民 摄

東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5.125

字数:12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5060-3934-5 定价:1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一

◎黄 啸

序

鲁迅在20世纪初叶书写《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时候,他只能用激愤的笔触描绘一幅江南水乡的人文旧梦,而戴望舒的《雨巷》和徐志摩的《新月》,却勾起皇城根下一位女学生的江南情怀。因为这些人、这些文字,我将自己的青春思絮抖落在了西子湖畔。我总是很感激在江南那四年的读书生活,那些日子,让我的性格有了南北兼容的“风范”,在待人处事上也兼具了亦南亦北的刚与柔。同时,那四年的校园记忆使我对来自浙江的任何信息都产生体己感,总有一股远离故乡的游子情在内心激荡。崔哥书稿《辇下风光》里的那些藏书楼故事,我自然把它当家乡事来看了。这位外表野蛮、品位情色、满肚子电影的老哥写了一本江南藏书楼奇闻轶事的书,让我很是吃惊。这些来自刻书重镇,又具有上千年血脉传承的文字叙述是史料文献中最沉重的东西,它让我加深了对崔哥的了解,是友情的另一种文字解读。

我对自己误冲误撞进入的古典文献专业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专业太需要摒气静心把牢底坐穿的精神了。当时，我像误闯圣地的猢猻被困在青灯古卷之中，每天面对专业老师开出的无边书单哈欠连天。当然，也有感兴趣的事，那就是每个学期的专业出行，我们的目的地和崔哥的书不谋而合。天一阁、韶宋楼、嘉业堂等等，这些秦时明月汉时关，远古书香沁人的地方，让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次次地以专业的名义抵达。最难忘的旅程就是崔哥书里重施笔墨的嘉业堂藏书楼。

上世纪80年代梅雨季节中的江南湖州南浔镇，天空中烟雨蒙蒙，淅沥的小雨很轻柔的飘洒开来，媚到人的骨子里。我们在镇上住的招待所是栋老宅子改建的，白墙黑瓦，青苔天井，旧红色的木楼梯，踩起来咚咚响，很有故事气氛。本来鸦雀无声的老宅子，突然住进来二十几个喧哗的学生，打破了宁静，打破了小镇的宁静。如果那时候看过电影《不能说的秘密》，肯定会产生穿越时空、踏琴而来的幻觉，也不对，其实是我们自己掉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从杭州到南浔，一个繁华娇柔，一个空灵僻静，总之两个时空。

嘉业堂，我们来了。

藏书楼与楼主刘承干的私人花园小莲庄紧挨在一起，当年他购地24亩，斥资12万银洋建造了这座旧时代最后一座私人藏书楼及私人别业，这里面宋元旧本和地方志收藏丰盛，是读书人的圣地。嘉业堂四面环水，以一衣带水代替围墙，书楼、庄园与四周村落浑成一体，只有东侧有桥可过人和车。整座建筑设计，中西结合，呈现的是很有文化气息

的园林结构，书楼掩映在优雅的园林之中。平时，普通读者也就有个环楼一游的待遇，我们顶着专业的来头，被允许上楼参观。上去之前，年迈的蓝衣守楼人再三嘱咐，那些珍贵的宋元书版已经濒临风化，一触成灰，千万动眼不能动手，鼻子也不能动，千年前的旧纸被鼻息所染也会湮灭。越听越好奇，我们急不可耐地上楼，并迅速各自消失在漆黑之中。说漆黑是一种感觉，其实是有昏黄光线的，透过楼顶天窗泄漏进来几缕亮光，空中有尘埃在飞舞，那是哪个朝代的尘埃啊！我当时心里感觉很黑，就像进入了书林深处，却又不知道出口在哪里，那种茫然，是这一辈子也来不及明白的绝望感，不知道自己在高及天花板的宋元明清书阵里盘桓了多久，当我深一脚浅一脚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先下来的几个同学看到我就哈哈大笑起来，把我弄得莫名其妙。一边的蓝衫守楼老人对着我摇摇头，说，你伸出手来。伸出手来一看，我吓一跳，手心漆黑。同学们说，你的鼻子也是黑的哦，你肯定闻过那些书了。老人叹口气说，你们这些孩子啊，不让你们上楼吧，你们将来都会是专家，是这些书的研究者。让你们上楼吧，你们又不遵守纪律，都要伸出手乱摸，拿你们真没办法。

我不记得自己用手摸了没有，或者用鼻子乱嗅过没有，只觉得自己失忆了，至少在那两个小时里我是忘了自己的存在，连自己在阁楼上面干了什么都已忘记了。我做了偷闻宋元明清古刊本的犯人，古典文献专家这辈子当不成了，太浮躁了。

那个灵魂出窍的晚上，我们走在南浔小镇的石板路上。

很多小石桥在暮色里都能看出被脚印磨得发亮，小镇很静很静，家家掩着门，一座小镇的江河岁月就在这样无数个夜晚的洗涤中彰显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这些人家，千百年前，屋前码头上，停泊的都是满载湖州刻本的船只吧。一河书香，顺水而来，逆水而去。

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湖州，记忆里的南浔，记忆里的嘉业堂，当然和崔哥的文字叙述不太一样了，对他来说，这些藏书楼是贯穿童年到壮年以及一生的圣地，无论他走多远，都梦牵神绕。认识崔哥是因为电影，他一见面就喜欢给我们派发影碟，他像个电影盗版商，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碟迷，他也因为在影碟方面的资源和渊博被我们时刻牵挂着。看碟其实是一种拯救和逃避，因为书海苍茫，个体又太渺小，每个读书之人都有那种读不完世上之书的绝望吧，有生之年，无涯之书，看碟，相对娱乐感强一些，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我现在的状态基本上要从一书一碟中找回生活的感觉，像天下所有的主妇一样，把家务鼓捣完，将新买的约翰亚当斯钢琴CD放上，好音绕梁，点燃一支烟，滚上咖啡，翻翻报纸，啃几口自己烤的全麦奶酪土司，那种惬意的独处才慢慢将自己引到电脑写作和DVD观赏之中。人到中年了，那种不需形状的感觉才是我刻意营造并追求的境界，譬如在这种状态下读一下崔哥的《辇下风光》就是极好的事情。人生其实就是解决一个心态问题，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始终要将自己调整到心安理得的状态才是合理的。崔哥在帮助我调整心态的问题上，给予我很大的启示，看了他的书稿我就知道，

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书是胸中永远的沟壑，也是我们大家心中共有的疼痛。

崔哥的这部书稿应该是他的圆梦之作。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余，遍寻江南藏书楼的掌故，书人书事中，个人和时代的命运相辅相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能想象，在那些寻找着、写作着的无数个夜晚，对崔哥来说，多么享受，多么圆满，一切的一切都从梦想照进了花里胡哨的现实。

是为序。

序

2009年12月 深圳

序 二

◎姚峥华

序

崔哥嘱我为他的新书写篇序。我从头到脚都觉得他的这个想法不靠谱。困惑有三：一，崔哥一直是搞碟的，是江湖上盛传的无碟不知、无碟不爱、无碟不作为的碟王，突然写了一本与影碟不相干的关于藏书楼的书，实在让人奇怪：他不是多次宣布要和纸质书籍告别吗？二，就算备受真影迷、伪影迷爱戴的崔哥整出了一本书之书，那么，捧场的自有人在，他身边的作家、影评家、出版家、文化学者、媒体人等等一千“亲朋好友”，随便哪一个出手都能将文章写得漂亮熨帖，心甘情愿地把崔哥及其新作送抵“云上的日子”，他又怎么舍近求远找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操刀呢？三，再退一步，就算崔哥是一时糊涂，出其险招却找错了追杀的对象，这疑似天灾的石头最终砸到了我的头上我也认了，可是，我一不藏碟，二不迷书，又该如何恶补出一篇东东来匹配崔哥这一相当无厘头的出书举动呢？

书稿还是被连蒙带哄地带回了家。

一个晚上，合上这本不算厚的书稿最后一页，指尖着实感受到了纸的重量。那已经不是原来的一张张黑字白纸，分明是一座座藏书楼，打开了，又关上。历史的尘埃滚滚而来，夹杂着潮湿的霉味，携裹着旧书页上蠕蠕而动的蠹虫，在昏黄的烛光下，藏书楼里书来书往，聚书之逸乐，淘书之怡情，搜书之急切，得书之满足，还有失书之悲痛，毁书之祸害……书人书事书情书色书前书后书里书外，整本书稿通通写着一个字——书。崔哥一改他惯有的急促的表达方式，而是慢悠悠地、徐缓缓地甚至是絮叨叨地讲述着几百年来关于他的家乡湖州藏书楼的故事……我，则像个小学生，端着板凳，细细听来。就说那座陆心源的皕宋楼吧。崔哥小时候住在湖州东街114号的附近，少不更事时，崔哥哥常跟邻里小伙伴进去转悠，但印象中的老宅，大门处处挂着锁，满地青苔，冷气阴森，不要说水塘里没半条鱼，就是隔板上也不见一本书。小孩子们跑了一圈，又迅速窜了出来，不敢久留。据说“文革”浩劫时这么一座空宅也难逃劫运。关于皕宋楼的沧桑，还是他后来听到诸多轶闻，又收集了可观的资料，再实地考察，才慢慢理出头绪的。一代读书人的读书悲欢，一代藏书人的藏书命运，悄然嵌入了早已空无一物的藏书楼里。个中滋味只有藏书人面对心爱之书流离失所的下场才能切肤感受。崔哥说，时至今日，他旧地重返，这座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却已满满地住着多户人家，人来人往，踩着咯吱作响的木楼梯，吃饭、拉屎、睡觉、做生意，过着阳光灿烂的幸福日子。“楼已不姓陆。”一份深深的无奈，崔哥暗自叹息，像替陆心源，替皕宋楼，替湖州市，或

是替天下的藏书楼……但在我看来，却更像是崔哥在替他自己的
一腔情怀吐一声跨越时空的长叹。

早前交往中，我们一直把崔哥当作“碟王”来仰望的，因为
在各式各样的场合中，他非碟不谈。就是惜字如金所写的一整
版一整版的文章也是评碟评影评演员，何曾听他大谈特谈书呢？
他倒是喜欢起劲地骂那些写书的人。他最著名的一个口头禅就是
“垃圾”。除了极其棒的能入他法眼的影碟不是垃圾外，其他不
管哪一类，都难逃此范畴。而“垃圾”之外，他还有第二个著名
的口头禅。该词汇出现的频率紧跟第一个，差不多都是前后脚配
合使用。记得某次有一位香港女士打电话到市委宣传部，说希
望找某天《文化广场》上一篇文章的作者。为何找，因为他写了
她的父亲，而这是她所见到的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写她父亲写得最
到位、最真切的一篇。这位女士名叫费明仪，她的父亲就是上世
纪四十年代成功拍摄了著名电影《小城之春》的费穆先生。女士
要找的作者则是一位署名“来不及了”的人。“来不及了”何许
人？崔哥也。这是他的第二个口头禅，所以权当别名。据他本人
解释，当所见都是“垃圾”后，一切都“来不及了”。

崔哥写得如何好以及如何打动了香江的费女士我不清楚。
但奇怪的是，只要他出手，被点名的影片总是好片中的好片，在
接踵而来的各种电影节中载誉而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一年的
《窃听风暴》，尽管在他眼中还不算什么特别的片子，但也荣登
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宝座。因我事前听了崔哥的话，提前“窃
听”了那“风暴”中的故事，电影获奖后，我对崔哥的“毒眼”
功力更佩服有加了。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就像寒暑表的水银刻度

一样准确无误。他推荐给大家的影片总是一袋一袋的，有长达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说话的“闷片”，有整个画面只有一个直挺挺建筑物随时间而变化光影的“超级闷片”；也有情色得直奔主题无需交待却意味无穷的限制级名片……而大部分我们希望看到的轻松片子如韩剧却毫不留情地成为“碟王”嘴里的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在他的独断专行面前，我们的赏片品位永远亟待提高。

暗地里，我觉得崔哥与常人迥异的第六感觉只专情于碟实在有点可惜。为确认某个片子中某个动作的出现或某个细节的产生始于片子放映的第几分钟第几秒，他会一遍又一遍地定格于某一个瞬间，反复回放、观看、印证……诸如此类事无巨细地重复和考证以至于执著、着迷、上瘾甚至进入病态，崔哥遂培养出了自身对视觉细节犀利的判断力和准确的记忆力。这种难得的资源如果用在股市或是楼市上，就算马马虎虎瞄上哪一支股票或是哪一套房，也比费这么大劲搞清楚某个镜头或卯足劲写个碟评啥的发达成千上万倍。到时来找他的定不止是费穆先生的女儿了。

但这种话我可不敢明讲，分明一听就知道是“垃圾”类的。

尽管整天张口闭口“来不及了”，崔哥却风风火火，挎着无时无刻不装满各式各样碟片的大包，旁若无人地冲入茫茫人海中……看着他的忙乎劲，我又怀疑他有点“言不由衷”或是“表里不一”。一个总以“消极”姿态示人的人本身却蕴含着非常“积极”的因子，是为什么呢？又在忙什么

呢？真搞不懂。

某天，他气喘吁吁地来了，还是挎着那只可爱的大包，鼓鼓的。我不由得窃喜——嘿，又有碟了！崔哥一抹汗，从包里掏出一本稿子，粗声说，要出书了！

出书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碟王早该整点大家期待的“垃圾”了。一瞄，哇，关于藏书楼的书——陆心源和皕宋楼，刘承干和他的嘉业堂，湖州的书祸，湖州的历史……

原来，崔哥忙乎的秘密在这呵。

夜深人静，收拾起书稿，我很有些汗颜：碟王并非不言书，那是他的隐痛啊，身为湖州人，眼看着自己曾经零距离接触的藏书楼正在人间烟火晨作暮息中沉沦，那份无处着力的焦急谁能知？一个读书人、爱书人如果对日渐落败的藏书楼无动于衷，岂不是彻彻底底“来不及”了。

说实话，新出的书之书坊间已经够多了。傅月庵的《生涯一蠹鱼》、潘铭焱的《天地一书囚》、董宁文的《我的书缘》、钟芳玲的《书天堂》、爱德华·纽顿的《藏书之爱》等等，甚至还有小说家写恋书成癖直至倾家荡产性命不保的卡洛斯著的《纸房子》……写藏书楼的也不少，藏书家韦力曾撰写一本《书楼寻踪》，寻访了一百多座著名的藏书楼。但单就湖州藏书楼及其书史写一本书，崔哥的这本书应该是第一本吧。不管事实上是不是，反正我们都愿意它是。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上看，这本书自有它的现实意义。1997年韦力行走万里路，所记述的藏书楼中有几座已经在后来的“旧城改造”中被无情拆毁。惨痛还再继续，“楼

已不姓陆”。崔哥听到的韶宋楼里木楼梯的咯吱声或许是几声“天问”吧。翻译成崔哥的语言，那声音问的可能是：真的都是“垃圾”吗？真的“来不及了”吗？

是为序。

2010年新春于深圳梅林村

序三：碟王的“藏书楼”

扫 红

深圳是个福地，可以卧虎，也可以藏龙，还可以舒舒服服地藏下许多奇人，崔哥就是其中一个。认识他的过程简直就是一条必经之路：我必须经过这里，必须认识他！

还没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听说深圳有这么一个“碟王”，只要你说得出名的碟他都能搞得到，这个人不仅不泡妞不唱K，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拎着一大袋子碟到处送哥儿们，而且讲起各种电影来口吐莲花，头头是道。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听说他写了一篇关于费穆的文章，内容详尽得费家后人找上来问：“俺家先祖的事儿，你怎么知道得比俺们还清楚？”

我一向对趣人、神人感兴趣，听说这个人之后，就知道我一定会认识他，而且肯定是他主动在我面前现身！果不其然，2007年7月的某个夜晚，一群男人拥着一个光荣加入“五〇后”的寿星哥儿挤入我的小店，一个男人指着另一个男人说：“噱！这就是崔建明！深圳碟王！”我一瞧，这人模样

也太不起眼了，放在华强北，一准儿一个卖山寨手机的，要不就是嘴里喊着“发票！发票！”的那种，但我还是狠狠地记住了他的相貌，把他的名片接过来收好了放在一边——这人一定会有故事！

为什么大家叫他“深圳碟王呢”？因为这人看碟看成精了。任你说一个名字，无论是碟名、演员、导演，他都能把嘴一张毫不“NG”地口若悬河说个不停。不过据他的资深粉丝透露，这人偶尔会串线，将若干个电影的内容放在一起串烧，等你瞪大眼睛听完后，兴冲冲去看他所讲的那张碟时，却从头到尾从尾到头都不见他说的镜头，最后却在另一张碟里看到了他嘴里演绎的片段。

饶是这般，我仍然盼望着听他讲碟的日子。

这一天果然来了。祝勇路经深圳，几个人凑在一起吃饭，席间不知谁提起看碟，以及一张坊间极少见到的黑白电影，有人马上想到了崔建明，当场打电话给他，几句话之后，把在座的几个人名一报，放下手机，气定神闲地说：

“搞定了，我说崔建明准有吧，他还真有！回头咱们到尚书吧等他去。我把名儿一报，说这儿有谁谁谁，他就知道该带什么碟来了。这圈儿里的人谁看哪一类碟他都门儿清！”

尚书吧是什么地方呢？

尚书吧是我和几个朋友为朋友们开的小店，一半卖书一半卖酒，书是旧书酒是红酒，正常营业时间是上午十点至凌晨两点，但是如果朋友们喝醉了，就顾不得几点钟打烊了，在店里睡到天亮的都有。

那天崔哥来到尚书吧，果然又提着一个大纸袋子，里面全是碟！其中当然包括席间大伙儿说的稀罕碟。落座，斟酒，洗耳，但见崔哥嘴一张，字、词、句一个跟一个蹦出来，言语之外身体也不闲着，说到机关枪，崔哥站起来两只手一端就“嗒嗒嗒”向听讲的各位扫了一通。

就跟爱书的人老想知道别人藏了些什么书一样，看碟的人也想知道别人在看什么碟。于是就有人向崔建明打听了，本城某文化名人最近在看什么碟呢？崔建明张口就答：“他呀，最近迷上了斯蒂芬·金的作品，哎呀这个人的作品故事性非常强！他的开头总是很正常，但是一点点一点点就不可思议起来了，可是剧情的每一个推动又非常符合逻辑。比如说那部《危情十日》吧。你！”他指了指祝勇说：“你是男一号，你是一位作家，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这很正常吧？可是车子开着开着就坏了，就正好坏在女一号扫红的门前，扫红呢是你的疯狂粉丝，熟读你的每一部作品，忽然有一天看见自己崇拜的大作家出现在自己家门口，可高兴坏了，于是作家打电话叫人来修车，修车的人没来，两人就进了扫红的家里喝咖啡，边喝边聊，这一聊，就聊到了天黑。”

“作家和读者聊天也很正常吧？可是剧情的发展就这样貌似正常地一点点走向了不正常，最后扫红把祝勇给软禁了，强迫祝勇按她的意思改写小说，并且每天折磨祝勇，令祝勇痛不欲生。最后祝勇实在忍不住了想逃走，结果被扫红发现了，居然拿一个大铁锤把祝勇的双腿给硬生